

3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FEB 1 1932

T 9299/0628

五

5

先生得補卷之八十九

將

論師

人林之難而師村為尤難也夫天下非無材因事而

後顯故有夫實之變而後邪平之功始有夫天之

此後世之節義今朝廷可謂多良矣而未聞其

難矣而亦宜節義而不足以為其人

而不以人者其片然皆之將博其於

正其名也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八十九

哈爾濱大學哈爾濱  
圖書館珍藏印

後學吳江皇甫汾校

將

○ 論帥材

人材之難而帥材爲尤難也夫天下非無材因事而後顯故有天寶之變而後郭李之功昭有奉天之難而後晟燧之節著今朝廷可謂多故矣而未聞卓然稱良帥者豈循資格而不足以得其人歟將拘法制而不足以盡其用歟昔之將帥或奮於奴僕或出於行伍皆能因時以成名而今之士大夫間乃未見何

也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  
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牧乃得盡其  
智能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疋百金之士十萬以  
北逐單于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然則  
付之以重任而以法制拘之使不得騁欲其有非常  
之功不可得也誠能略資格而取實効寬法制而責  
成功將帥之材出矣

英傑論

李德裕

帝王之任英傑皆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  
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

以恩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怨不爲用駕御之術惟  
漢祖盡之黥布歸漢高祖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  
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

讀曰帳

飲食從官如漢主

居布又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而  
隸人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盪葷

狁也

蜀先主與

關羽張飛同卧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  
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  
之士事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浮詞足言宜乎洞  
開胸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跣召之  
不爲薄矣祿山夷狄之譎詐者非將門英豪草萊

井八和系 卷之八十九 二  
奇傑其戰鬪之氣擊刺之材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  
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雞障  
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為梗蓋恩  
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蓄之豈有斯恨

御將

蘇洵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  
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  
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  
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  
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

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  
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輻衡  
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  
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  
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  
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  
以適於用况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  
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  
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  
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

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  
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  
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  
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  
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  
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  
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  
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  
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  
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繫其羈絡

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  
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  
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  
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  
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  
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  
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  
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  
帝古論事必有所據非徒空想也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  
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

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筵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

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三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8 任將

何景明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隨成而敗。撓于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于騏驥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于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

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爲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驥。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繫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刀冒矢以爲功也。羸糧躍馬以爲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墮。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

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與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人御衆。則志定。以衆制一。則羣疑生。是故千人與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爲推轂曰。闕以外將軍制之。故宣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爲漢大將。再捷而爲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也。故期功者。不惜



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投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抗其降卒。是故騎劫為田單之籍。而趙括為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于將也。吾制之于已而監之于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立策決勝之術

荀悅

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

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情志可否之實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人之敵，取非其有以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斃；此卞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敗；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勢也。伐趙之役，韓信泝上孤

井ノ糸  
卷之二十一  
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戰項羽  
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故俱在  
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  
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推移應物變化

○ 論將

昔之善爲將者必其威信足以服士卒而恩意足以  
結之然後可與冒鋒鏑同生死陷堅履危如手足之  
捍頭目而子弟之爲父兄戡難却敵以邀成功此非  
可以一朝夕致也齊用司馬穰苴爲將而次舍井竈  
飲食醫藥皆身自拊循之與士卒平分糧食比其羸

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赴戰而燕晉  
之師聞之解兵罷去盡復得其故竟魏用吳起爲將  
而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  
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有病疽者至爲吮之士皆樂  
爲之戰而秦兵不敢東嚮韓趙賓從何則所以用士  
字者用其力也欲用其力而不得其心力不可用也  
欲得其心而恩意不足以結之心不可得也譬猶敲  
市人以戰聞金鼓之音見旌旗之色則渙然離矣奚  
望其有殺敵之功哉韓信之下井陘今背水爲陣旣  
破趙軍吏問之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

軍令臣等反背水陣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撫循士卒經所謂馭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今卽予生地皆走寧尙得而用之乎由是觀之士卒非素撫循雖使韓信爲將不置死地不足以用其力况其餘哉漢以魏其韓大將以擊吳楚所得賜予置之廉下令軍吏裁取殆盡而孟舒魏尙之守雲中皆以私財饗士古之良將類多如此唐有祿山朱泚之變而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渾瑊之徒起而定之此數子者雖其材略過人遠甚亦

其所將皆舊部曲威信恩意足以感服之故能必其成功不然如高僊芝封常清非不號名爲將而募市人以抗大敵未有不折北不支者也今朝廷將帥之任取具臨時兵與將初不相識未聞有能以恩意拊循士卒者間有効古人之所爲則又以疑其私恩收士卒心嗚呼欲責其成功不亦難哉爲今之計莫若遴擇將帥而任之使得拊循其部曲而一切待之以誠庶幾其可也

論節制之兵

李德裕

兵之有節制猶之一身其筋骸之束歟故以身運臂

井川科錄 卷之二十九 九  
以臂使指屈伸把握無不在我然後可以應物而捍  
患苟筋骸之散而臂指下不能相運掉則亦無所事  
矣兵自什伍積而總之以偏裨總之以將而又有大  
將以臨之小大相維尊卑相統其進退動靜疾徐緩  
急一聽於大將之節制違則行法有所無赦故連百  
萬之衆可使如一身手足相須頭尾相應而戰必勝  
攻必取者用之有道也李光弼與安太清戰于河陽  
未決召諸將曰彼疆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  
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  
我以麾下破之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請鐵

騎與之二百使破之光弼執大旗曰望晉旗麾若緩  
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必入生死以之退者斬  
遂大破賊其後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於相州帝以  
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  
使而不立帥於是節度之師皆潰由是觀之有節制  
之兵雖少足以破敵節制不立雖兵多而子儀光弼  
在其間亦不免於潰節制不專可不戒哉

論用衆

蘇轍

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  
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

田單爲相單語趙奢曰非吾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負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彊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劍之爲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髀之薄則刃不斷無鈎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爲鈎罕鐔蒙須之

便焉能以三萬行於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二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爲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奈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喟然歎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城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衆不可彼決機兩陣之間爲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衆耳

謀

權謀論

劉向說苑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

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管仲謀江黃

劉向新序後同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

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卽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矣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 狐偃謀勤王

晉文公之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得入使告難于魯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帥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也後世有假此以成篡奪者哀哉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

矣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迎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濫左師逆王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而殺之于隰  
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予之陽樊溫原攢  
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其後三年文公遂再  
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  
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謀也夫秦魯皆疑  
晉有狐偃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得於帷幄則功施  
於天下狐偃之謂也

荀息謀假道

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不  
能禽也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

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彼  
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  
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  
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廐置之外廐  
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知固  
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  
其言之畧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  
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  
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  
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饒於虞語曰



虜亡則齒寒矣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官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官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 司馬錯張儀謀伐蜀

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擊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伐蜀以為道險挾難至而韓人來侵秦秦惠王欲先

伐韓恐蜀亂先伐蜀恐韓襲秦之弊猶豫未決司馬錯與張子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子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闕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備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夷狄去王

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強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以豺狼逐羣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服焉服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王不能止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使秦惠王曰善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叔相蜀蜀既屬秦秦日益強富厚而制諸侯司馬錯之謀也

虞卿為趙謀秦

秦趙戰於長平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秦既解圍邯鄲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構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亦其力尚能進之愛

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攻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曰虞卿能量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進此彈丸之地不予今秦來年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內而構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乎趙郝曰此非臣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若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魏也今臣之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

年而獨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構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復割其內而構乎今構郝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構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構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疲我以五縣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來

年秦復來割王將予之乎不予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予之卽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兵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對曰不如予之虞卿聞之曰此飾說也王慎勿予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

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趙見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爲發聲兵未窺於境臣

見秦之事賂而反構於王也從秦爲構韓魏聞之必  
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  
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卽發虞卿東見  
齊王與之謀秦虞卿之謀行而趙霸此存亡之樞機  
樞機之發間不及旋踵是故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懼  
趨風馳指而請備故善謀之臣其於國豈不重哉微  
虞卿趙以亡矣

陳恢爲漢謀入咸陽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  
沛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守戰南陽守齧保宛城堅

守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  
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  
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  
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蓄積多其吏民自  
以爲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之死傷者必多  
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曠日則事留引兵而去宛  
完繕弊甲砥礪凋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  
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竊爲足下危之爲足下計者  
莫如約宛守降卦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擊  
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

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

### 韓信謀定三秦

漢王旣用滕公蕭何之言擢拜韓信爲上將軍引信上坐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斷勇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爲賢將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响响

人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刑綬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爲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秦弟子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

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且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東出秦民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地收諸侯兵討項王定帝業韓信之謀也

酈食其謀據敖倉

酈食其號酈生說漢王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

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

民以食為天夫敖倉詩大見識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

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謫

過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

反却自守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

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

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

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敖倉卒糧食不盡以擒

項氏其後吳楚反將軍竇嬰周亞夫復據敖倉塞成  
臯如前以破吳楚皆酈生之謀也

張良爲漢謀楚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生謀撓  
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  
後於宋今秦無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  
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卑授印已此君  
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爲臣妾德  
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  
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酈先生未行張良從外求謁

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人  
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良曰誰爲陛下畫此  
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  
而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  
死命也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  
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  
王入殷表商容之間軾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  
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間軾智者之門乎曰未  
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



羸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羸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  
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五也休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  
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休牛於槐林以示  
不復輸糧今陛下能休牛不復輸糧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  
從陛下游者皆日夜望尺寸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  
齊楚之後其王皆復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  
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  
夫楚惟無疆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  
誠用客之計陛下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  
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止不使遂并天下之兵誅  
項籍定海內張子房之謀也

婁敬謀都關中

高皇帝五年齊人婁敬戍隴西過雒陽脫輅輓見齊  
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  
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虞將軍  
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雒陽豈  
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

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邠大王以狄伐去邠杖馬策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乃營成周雒邑以爲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欲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大戰七

十小戰四十使天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北隆成康周公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而不搯其亢拊其背未全勝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留侯張子房曰雒陽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肴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故宛之利阻三面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

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由是國家安寧雖彭越陳豨盧縮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及吳楚之難關東之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以為害者由保仁德之惠守關中之固也國以永安婁敬張子房之謀也

張良謀翼太子

附李氏論范蠡張良一段

留侯張子房於漢已定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吕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

吕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吕氏乃使建成侯吕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卧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於是吕后令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皆年八十有餘鬢眉

召四老事後世有疑其偽為以脅高帝者是乎吾即

皓白衣冠甚偉上怪而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對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聞太子為人子孝仁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矣上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謀也德裕曰范蠡張良其所以謀國處身者何其相似也方句踐棲於會稽范蠡勸其卑身以事吳厚賂太宰嚭以解其難而謀所以報吳者及句踐乘吳之弊而伐之復棲吳王姑蘇之上

求哀請命而句踐不忍欲赦之范蠡以為不可授將進兵卒刎其頸句踐既霸蠡以書辭句踐乘舟行海以行終身不反而大夫種遂賜劍以自殺方高祖困於鴻門張良勸其屈已以謝項羽深交項伯以脫於禍而謀所以破羽者及高祖還定三秦與楚相持於滎陽成臯間既割鴻溝以為界羽解而東高祖亦欲罷兵歸國良獨諫曰此天亡之時不因幾而遂取之此養虎自遺患也漢兵追羽卒滅之高祖既帝良道引辟穀杜門不出欲從赤松子游耳韓彭英盧皆被誅醢雖蕭何不免縲繼之患故夫智謀之士處困厄之時能忍辱以伸其志當事幾之會能決斷以收其功功名遂能高舉遠引以全其身微二子吾誰與歸

內史謀安齊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與悼惠王讌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鵠

齊悼惠王 卷之八 七

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出城  
上車太息內史參乘怪問其故悼惠王具以狀語內  
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亡齊國也悼惠王曰得  
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  
夫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  
邑少大王誠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  
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  
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邳上奏獻十城為魯元公  
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悼惠王而歸之國  
遂安齊內史之謀也

王恢韓安國謀伐匈奴

附李氏論鼂錯王恢

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可以除邊

恢首倡燕兵之議罪應死而當時以不勝擊輜重誅之入或憐其非辜

境之害欲絕和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兵不

可動孝武皇帝召羣臣而問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

幣帛文錦賂之甚厚今單于逆命加慢侵盜無已邊

郡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以攻匈奴如何大行臣

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謁之臣聞全代之

時北未嘗不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也然尚得

養老長幼樹種以時倉廩常實守禦之備具匈奴不

敢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家天下同任遣

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而匈奴侵盜不休者無他不痛之患也臣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臣安國稽首再拜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乃解圍反位無忿怨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已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爲和親至今爲世利孝文皇帝常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嘗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爲和親之約至今爲

後世利臣以爲兩主之迹足以爲効臣故曰勿擊便大行曰不然夫明於形者分則不過於事察於動者用則不失於利審於靜者恬則免於患高帝被堅執銳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風雨行幾十年伏尸滿澤積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倪於兵夫以天下末力厭事之民而蒙匈奴飽佚其勢不便故結和親之約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於形而以分事通於動靜之時蓋五帝不相同樂三王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變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縱意日

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樁車  
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  
不然臣聞之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古  
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代  
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強不  
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域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  
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  
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  
來若風雨解若收電今使邊鄙久廢耕織之業以支  
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爲便大行曰不然

夫神蛟濟於淵而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者秦  
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時之變攻取戎辟地千  
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爲秦侵胡以  
河爲境累石爲城積木爲寨匈奴不敢飲馬北河置  
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  
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  
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癰潰疽必不留行也則北發月  
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  
聞善戰者以飽待饑安行定舍以待其勞整治施德  
以待其亂按兵奮衆深入伐國墮城故常坐而役敵

國此聖人之兵也夫衝風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盛之有衰也猶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輕舉深入而長驅難以爲功夫橫行則中絕從行則迫脅徐則後利疾則糧乏不至千里人馬絕饑勞以遇敵正遺人獲也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之則臣不知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之便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霧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遯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伏輕卒銳士以待之陰遮險阻以備之吾勢以

成或當其左或當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可擒自全必取臣以爲擊之便於是遂從大行之言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旣入塞

道覺之奔走而去

德裕曰罽錯爲景帝謀以謂漢封諸侯王連城數十地廣勢強不遵

法制削之必叛然禍小而應速不削亦叛然禍大而

應遲故卒削之而七國連衡而起以誅錯爲名景帝

弗察納爰盜之說斬錯以謝七國此景帝之過舉也

而世以錯爲愚王恢與韓安國論難於武帝前以謂

匈奴擊之爲便於是誘匈奴入塞漢兵皆罷武帝以

其至擊之匈奴未入塞覺悟引去漢兵皆罷武帝以

恢議用兵而不能擊其輜重弗斬之無以謝天下遂

答昔唐憲宗欲討叛鎮其黨大懼遣客狙殺宰相武元衡楊裴度羣議洶洶而憲宗慨然曰吾專任裴度足

矣秦穆公用孟明以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而獲



無用之... 此則知武... 如初... 後... 三十一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

後學歸安茅一桂校



諫

○ 正諫論

劉向說苑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驚諫

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取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鞫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鞫合禮

忠諫論

李德裕

照徹情事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為惡多矣畏天下人知之將謂諫已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也如晉獻非

驪姬寐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也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犬鴈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為主白馬令言帝欲不帝劉李二人名不便故書其官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頸血污車輪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

則知諫者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聞王衛尉之言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爲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心也

○ 論諫術

蘇洵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

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

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論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

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崩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論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

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論諷諫直諫

禮上諷諫而下直諫君子孰不欲諷諫以悟其主而有至於直諫以殺其身者勢不得已也蓋事明君虛心以從諫雖引義微喻無所不合故有以諷諫悟主者而況於直諫何傷於道乎事暗君強復以扼諫雖危言切論有所不聽故有以直諫殺身者而況於諷

諫何補於事乎方舜禹之時都兪賡歌於廟堂之上所以諷諭以相儆戒者可謂至矣其稱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亦何復傷於直故仲虺之稱湯以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為善而太保之訓武王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非若然者豈非事明君諷諫足以悟主而直諫亦不傷於道乎至於傑殺關龍逢紂殺比干則事暗君直諫足以殺身而欲以諷諫者補於事蓋亦難矣由是觀之諷諫施於明君而不害於直直諫施於暗君而無事於諷者必至之理也漢文帝寬仁盡下羣臣諫說雖切常假借納

用之故若馮唐之論頗牧張釋之之論嗇夫可謂能  
諷諫矣至賈誼上書陳時事欲流涕而痛哭袁盎引  
却慎夫人坐指人彘以爲喻而帝亦不以爲嫌豈非  
不害於直耶唐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導羣臣而  
使之言故若魏鄭公之言昭陵王珪之論廬江可謂  
能諷諫矣至鄭公之言十漸極陳時政之得失珪之  
論祖孝孫以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而帝亦不以  
爲過豈非不害於直耶若夫蕭望之言張猛京房之  
言石顯而元帝殺之王章之言王鳳而成帝殺之王  
嘉鄭崇之言董賢而哀帝殺之李膺陳蕃范滂之徒

言闕宦而靈帝殺之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  
氏而高宗殺之張柬之彥範等言韋氏而中宗殺之  
孟昭圖言田令孜而僖宗殺之是皆事暗君以直諫  
而蹈禍乃其所也尚何諷之云哉

○ 傳坎六四

程頤

坎六四納約自牖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人臣以忠信  
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  
有所通夫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  
處告之求信則易也自古能諫君者未有不因其所  
明者也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

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其言之切，孰若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 狐卷諫魏文侯

韓嬰 外傳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

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祐。

○ 史鮪尸諫

劉向 新序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鮪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

禮置尸北。我足矣。史鮪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蹠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鮪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 晏嬰諫誅圉人

說苑 後同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 晏嬰諫朝嚴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



距而不入者哉

○ 晏嬰諫出田

韓詩 後同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為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

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晏嬰諫無禮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為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遊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

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爲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酒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叔向諫平公築臺

說苑 後同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少孺子諫吳王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日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

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  
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  
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  
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  
兵

諸御已諫楚莊王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  
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  
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  
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

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  
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  
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  
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  
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豐咎  
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  
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  
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  
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  
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

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菜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菜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茅焦諫秦始皇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甞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乃取毐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萇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

死人耶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  
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  
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  
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  
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  
欲得如畫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  
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  
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  
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  
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

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  
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耶皇帝曰何等  
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  
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薨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蒞  
蔡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  
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  
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  
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皇帝  
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薨陽宮歸於咸  
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

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  
茅君之力也

枚乘諫梁孝王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  
為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曰  
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  
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  
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  
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

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  
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  
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  
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  
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  
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  
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  
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乃欲乘  
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  
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

此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  
為欲湯之冷令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  
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  
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  
揚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  
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  
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  
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  
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蘗可引  
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  
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  
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  
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  
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司馬相如諫獵

本傳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  
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  
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林之獸駭不存之地犯  
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轉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

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  
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  
天子之所宜近也又轉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  
有啣厥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  
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  
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  
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  
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  
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  
察

政

○仲尼論政寬猛

昭二  
十年

左傳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治以

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

於萑苻之澤

杜氏曰萑苻澤  
名於澤中劫人

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

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

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

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



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

寬也詩大雅汙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母從

詭隨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以謹無良謹教慎也式遏寇虐慘不畏

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習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

能進則王室定又曰不競不紕不剛不柔詩殷頌言傷政得中和競強也紕急

也敷政優優百祿是遵和之至也

○ 論政有三品

劉向說苑後同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

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

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

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

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極機

之禮一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理之榮而惡貪亂之

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論治有二機

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

刑德並轉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

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

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

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  
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  
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刑化乎天下  
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力賞罰此之謂也

○ 論治若張琴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隳  
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  
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  
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  
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  
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治楚

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  
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  
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  
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  
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  
聊不受也

○ 孔子論治民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

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而毋畏

○ 管仲論為政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辯物智士可與辯無方聖人可與辯神明夫聖人之所以為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

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 子貢論政務

衛靈公問於史鮪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鮪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

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管仲論修政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特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傷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

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孔子論治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次矣是則止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

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土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 仲尼對梁君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

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董安于治晉陽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

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 西門豹治鄴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  
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  
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  
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  
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  
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  
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  
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 宓子賤治單父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  
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  
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  
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  
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敝性事情勞煩教詔雖  
治猶未至也

宓子賤論治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眾說語丘所以為之

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 陽晝論釣道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晏子治東阿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 子路治蒲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 子貢爲信陽令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



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入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亡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母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論治天下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汗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治鄭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

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 管仲論社鼠猛狗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

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 欒枝論封狐文豹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為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

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  
說之爨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  
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 吳季子論晉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  
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  
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  
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  
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  
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  
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一

後學吳興茅一桂校

后

論西漢女主之禍

胡寅 通考

致堂胡氏曰外戚之禍在王氏然漢初功臣平勃等  
豫有罪焉高祖崩倡言呂后與帝共定天下帝王諸  
劉后王諸呂無不可者於是大裂土疆以王諸呂侵  
弱劉氏罪一也孝惠即世聽張辟彊之說縱諸呂居  
中用事專權禁闔共幹兵柄上以媚太后下以安已  
身由是諸呂不可制罪二矣高后即世雖能誅諸呂

立孝文然自茲以往母后習見前世用事例爲出閭  
之言觀大臣議所立皆曰齊王高帝孫然母家駟鈞  
惡淮南王母家又惡獨代王母家薄氏謹良遂立孝  
文則平勃之徒畏母后深矣蓋漢母后豫政臨朝不  
必少主雖長君亦然竇太后好黃老惡儒士儒士多  
不得進趙綰王臧欲助上興制度則發其姦利寢之  
竇嬰兄子也惡之則除門籍喜之則爲相梁孝王愛  
之則誦言請立爲嗣不顧太宗之重王太后於灌夫  
罵坐則不食論棄市韓嫣帝所貴也太后欲殺之則  
帝不能救可謂司晨豫事矣武帝欲立昭則殺鈞弋  
夫人馴致王氏篡奪其所從來者遠矣

論歷代女禍

馬廷鸞

按胡氏之說足以盡西京外戚貽禍之本末矣嘗因  
是而極論之天地間有陽不能無陰陰而乘陽則宇  
宙分裂人極隳亡矣歐陽公謂宦官之禍甚於女子  
蓋爲唐末一時言之耳以古今大勢論則女禍深矣  
少女子能蠱惑人主以亡國老女子能崇長外戚以  
亡國三代之亡國皆由此物矣周之東遷以褒姒周  
雖不亡於此已衰於此矣秦后始有宣太后穰侯之  
專莊襄悅美姬以易其宗漢高帝起於閭閻呂氏初

無功於王業也而漢初諸人之論每以爲呂氏雅故推轂高帝就天下又謂呂后與高帝共定天下是以諸呂之心自謂與諸劉等憫然有取而代之之意而後動於惡中間霍氏擁昭立宣陰妻邪謀特覺之早耳而終不免莽新之亂焉曹魏之見篡於司馬氏也一再廢弒專以母后爲之主及晉武帝平吳之後耽惑女寵楊賈實召五胡亂華之禍天下旣爲南北矣齊陳以女色亡元魏以淫后亡隋文帝起外戚以篡周唐高祖主外戚竊宮妃以取隋太宗寵武才人開裴靡之醜子孫殲焉祿山之起爲太貞妃也唐雖未亡於此而已衰於此矣河朔失而勁兵亡東南虛而蠻禍起非權輿於天寶末乎朱梁以女寵開子禍而亡後唐莊宗以劉后殺功臣斬軍賞而亡皆女子之爲也

東漢皇后紀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生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

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豕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隆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翫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

千增級十四妖幸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彫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克給而已漢法嘗因八月美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立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闈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

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  
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嘉自古雖主幼時  
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  
斷割重器唯秦苻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  
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  
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  
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  
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  
囹圄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  
期終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嘆略同一揆故考

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  
並列於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他事  
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  
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晉后妃論

晉書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  
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林之連後星喻金  
波之合義璧爰自瓊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  
后四人並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如同降著彼有虞之  
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



五翟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修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娉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脩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於宮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

神靈贊壽兵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胤嗣克昌至若儷極虧閑憑天作孽倒裳衣於衽席感眺側於弦望則龍聚結鬯宗周鞠爲黍苗鷲尾禘災隆漢墜其粉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挺性茂西郊之禮容婉變含辭作南國之竒態詖謁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珥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污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勤倅於十亂泊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旣而帝掩統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

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綈緗興滅所  
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爲后妃傳云

史臣曰方祗體安儷軋儀而合德圓舒循畧配羲曜  
以齊明故知陽爍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  
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寔資於  
此宣穆閱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  
響寶運歸其後胤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豫聞  
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  
之詐運其陰沴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  
稟質天縱其器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

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頒鶴羽於  
離明褻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  
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總百官于  
元老成王冲眇託萬機於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  
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扈各免華  
陽之釁竟躡和熹之蹤保凌遲以克終所幸實爲多  
矣

宋后妃論

宋書

史臣曰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民情而  
爲之度王宮六列士室二等皆司事設防典文曲立

若夫義篤閨闈化形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致治者  
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嬙並御進非色幸欲使  
情有覃被愛罔偏流專貞內表妖蠱外息至於降班  
在四簪珥成行同列者三環佩係響乃可以燮理陰  
教輔佐君德宋氏藉晉世令典娉納有章倪天作儷  
必四岳之後雖正位天閨禮亢尊極而衰慝易兆恩  
宴難留一謝屬車之塵永隔青蒲之地是故元后憤  
終良有以也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椒庭綺觀千門  
萬戶而淫粧怪飾變炫無窮自漢代昭陽之輪奐魏  
室九華之照曜曾不能槩其萬一徒以所選止於軍

署之內徵引極乎廝阜之間非晉氏採擇濫及冠冕  
也且愛止帷房權無外授戚屬餽賚歲時不過肴漿  
斯爲美矣及太祖之傾惑潘姬謀及婦人大明之淪  
溺殷姬並后匹嫡至使多難起於肌膚并命行於同  
產又况進於此者乎以斯言之三代二漢之亡於淫  
嬖非不幸也

南齊后妃論

南齊書

史臣曰后妃之德著自風謚義起閨房而道化天下  
縹盆獻種罔非耕織佩管晨興與子同事可以光熙  
闡業作儷公侯孝昭二后並有賢明之訓不得毋臨

井川和編  
萬國寶命方昌椒庭虛位有婦人焉空慕周典禎符  
顯瑞徒萃微名若使掖作同休陰教遠變則馬鄧風  
流復存乎此太祖創命宮禁貶約毀宋明之紫極革  
前代之踰奢衣不文繡色無紅采永巷貧空有同素  
室世祖嗣位運籍休平壽昌前興鳳華晚構香栢文  
檀花梁繡柱雕金縷寶頗周房帷趙瑟吳趨承閑奏  
曲歲費傍恩足使充物事由私蓄無損國儲高宗伏  
數矯情外行險陋內奉宮業曾莫云改東昏喪道侈  
風大扇銷糜海內以贍浮飾哲婦傾城同符殷夏鳴  
呼所以垂戒於方來

後周皇后論二首

後周書

書記有虞之德載釐降二女詩述文王之美稱刑于  
寡妻是知婚姻之道男女之列寔有國有家者之所  
慎也自三代迄于魏晉興衰之數得失之迹備乎傳  
紀故其詳可得聞焉若娉納以德防閑以禮大義正  
於宮闈王化行於邦國則坤儀式固而鼎命惟永矣  
至於邪僻旣進法度莫脩冶容迷其主心私謁蠹其  
朝政則風化凌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豈非皇王  
之龜鑑與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修祚  
席以儉約高祖嗣曆節情欲於矯枉宮闈有貫魚之

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人君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廝皂榮之所及無隔險詖於是升蘭殿而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拖青紫承恩倖而擁玉帛者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髣髴也民厭苛政弊事寔多太祖之祚忽諸特由於此故叙其事以爲皇后傳云

史臣曰孔子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是以周納狄后富辰謂之禍階晉升戎女卜人以爲不吉斯固非謬焉自周氏受命逮乎高祖年踰三紀世歷

四君業非草昧之辰事殊權宜之日乃棄同卽異以夷亂華捐婚姻之彞序求豺狼之外利旣而報者倦矣施者無厭向之所謂和親未幾已成讐敵竒正之道有異於斯于時高祖雖受制於人未親庶政而謀士韞竒直臣鉗口過矣哉歷觀前載以外戚而居宰輔者多矣申呂則曠代無聞呂霍則與時俱盛傾漢室者王族喪周祚者楊氏何滅亡之禍合若符契焉斯魏文所以發一槩之詔也已

隋后妃論

隋書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

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人嬪  
婦御妻之數焉魏晉相因時有升降前史言之具矣  
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然自照成之前未具言  
六宮之典道武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  
然皆有品次太武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等後  
庭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  
成者爲吉不則不得立也又太武文成保母劬勞之  
思並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孝文改定內  
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  
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

職以典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太監女侍中三官視  
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女書史書女小書  
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宮  
人視四品青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五品及  
齊神武文襄俱未踐尊極神武嫡妻稱妃其所娉茹  
茹女稱爲茹茹公主文襄既尚魏朝公主故無別號  
兩宮自餘姬侍並稱娘而已文宣後庭雖有夫人嬪  
御之稱然未具員數孝昭內職甚少唯楊嬪才貌兼  
美復是貴家襄城王母桑氏有德行並蒙恩禮其餘  
無聞焉河清新令內命婦依古制有三夫人九嬪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又準漢制置昭儀有左右二人比丞相其弘德正德崇德爲三夫人比三公光猷昭訓隆徽爲上嬪比三卿宣徽凝暉宣明順華凝華光訓爲下嬪比六卿二十七世婦比從三品八十一御女比正四品武成好內並具其員自外又置才人采女以爲散號後主旣立二后昭儀以下皆倍其數又置左右娥英比左右丞相降昭儀比二大夫尋又置淑妃一人比相國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周宣以嬖幸傾國隋文思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當室傍無私寵婦官位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官之

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視正三品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功絲枲視正七品又采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宮掖之政一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閣稟賜管司令三人掌圖籍法式糾察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璽器玩二曰尚儀掌禮儀教學管司樂二人掌音律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內外命婦朝見三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尚食掌進饌先掌管司醫三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掌罇彝器皿五曰尚寢

掌帷帳牀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掃典執三人掌扇傘燈燭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司視勲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宮闈懷嫉妬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又加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關掌宮闈之務六尚以下皆分隸焉煬帝時后妃嬪御無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宴遊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

製嘉名著之於今貴妃淑妃德妃是為三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脩儀脩容脩華充儀充容充華是為九嬪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員品正第三美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為世婦寶林二十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員品正第七是為女御總一百二十以叙於宴寢又有承衣刀人皆趨侍左右並無員數視六品以下時又增置女官準尚書省以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宮局管司言掌宣傳奏啓司簿掌名錄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闈掌門閣管籥二曰尚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



筆几案司樂掌音律司賓掌賓客司贊掌禮儀贊相  
導引三曰尚服局管司璽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  
司飾掌湯沐巾櫛玩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  
局管司膳掌膳羞司醞掌酒醴醢醢司藥掌醫巫藥  
劑司饌掌廩餼柴炭五曰尚寢局管司設掌牀席帷  
帳鋪設灑掃司輿掌輦傘扇執持羽儀司苑掌園禦  
種植蔬菜瓜果司燈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司製掌  
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錢貨司絲掌繒帛司織  
掌織染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員各  
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

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十八人品從第七掌  
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史流外量局閑劇多者十人  
以下無定員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焉

唐后妃論贊

附太宗說

唐書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  
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  
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  
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  
典乘輿服御皆有員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  
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

才人而尚宮尚儀尚服各二參合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然則尚矣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帷薄嚴奧裏謁不忤于朝外言不言諸閫關睢之風行彤史之化修故淑範懿行更爲內助若夫豔嬖之興常在中主第禍旣交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爲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徂而爲好左右附之儉壬基之狡謀鉗其悟先哀誓捷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弒而喪王室也至於楊氏未死玄亂厥謀張后制中肅幾歛衽吁可嘆哉中葉以降時多故矣外有攻討之勤內寡嫵溺之私羣閹朋進外戚勢分后妃無大善惡取充職位而已故列著于篇

贊曰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滅何哉議者謂否武后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脅制四海雖逐嗣帝改國號然賞罰已出不假借羣臣僭於上而治於下故能終天年阡亂而不亡韋氏乘夫淫烝于朝叙封四出政令不一旣鴆殺帝引睿宗輔政權去手不自知戚地已踈人心相挺玄宗藉其事以撼英豪故取若掇遺不旋踵宗族夷丹勢奪而事淺也然二

后遺後王戒顧不厚哉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婦人幽

求採無已至於離宮別館非幸御之所多聚宮人此

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且洒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

出之任求伉儷非獨以省費息人亦各得遂其情性

於是後宮及掖庭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張邦基墨

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

自南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今

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

古樂府玉臺新咏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類多體狀

美人容色之姝麗及言妝飾之華眉唇口腰肢手指

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隱

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偓香奩集

有咏舜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

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王宮嬪

宵娘纖麗善舞後王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

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今宵娘以帛繞脚今織小屈

上作新月狀素鞵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

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宵娘作也由是人皆

效之以織弓為妙以此知札脚自五代而來方為之

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為者少近年則人人皆為之不為者為耻也

儲

論申生

真德秀後同

真氏曰驪姬之讒申生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子

之情日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然後

譖愬可施焉故驪姬首賂二五使說獻公出三子于

外此離人之術也獻公者喜功貪得之人闢地啓土

正其所欲故二五因以啗之且為之辭發諸歌詠以

動盪其心志公安得不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

易矣既又與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

陷也則請先之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甚精必愚蓋  
精潔之人惜名顧行惟恐點污故曰易辱以節自勵  
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申生惟其精潔也故一辱以  
弑君之名則必以死自明而後已臣前論石顯之陷  
蕭望之其情亦然夫必頑鈍無耻沉鷲有謀之人則  
雖辱之而不動淮陰少年嘗辱韓信矣信寧其俛出  
袴下之耻不死也諸葛亮嘗辱司馬懿矣懿寧得畏  
蜀如虎之誚不戰也若申生則輕死重名不能如信  
懿之忍可以術激之而使死故優施欲先陷焉然恐  
獻公未忍果於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之謂

申生有將爲逆之意自請先死公懼而謀之則又勸  
授之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能滅霍魏虢虞  
諸國以大其封雖齊威久主夏盟未嘗一爲之屈而  
肯爲其子屈乎懷怒必殺之心自此啓矣然猶患無  
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則加以得衆  
之名敗則繩以覆師之罪申生至是無逃死之路矣  
然又慮大臣或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必不回也則  
又使優施往飲里克而諷其爲附麗之計烏烏之歌  
亦猶二五晉都之歌也詩歌於人最爲易動故三姦  
之言無不售焉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殺嫡立庶

之謀成矣獻公既惑驪姬之讒故歸胙之詐最爲易辨而不復辯申生之仁恐傷君意又不忍自辯惟有一死而已申生死而二子奔無不如優施之所料者卒之獻公卒奚齊立里克弒之卓子立又弒之夷吾立不終迨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垂二十年由驪姬之讒而三姦助之也褒姒有一號石父猶能合謀以逐宜臼况驪姬有三姦之助乎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締者危國忘家之本也

### 論戾太子

又曰戾園之禍由江充之讒是則然矣而所以致江充之讒者其失有四焉方太子之生也武帝甚愛之迨其後也後宮嬖幸多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寢衰於是用法大臣毀之黃門小臣又毀之其卒也江充興誣蠱事陷之以死大抵讒人之爲讒必先窺伺上意上意所嚮讒人亦嚮之上意所背讒人亦背之惟帝之於太子眷意先有所移然後臣下從風而靡其失一也當蘇文之譖也帝當考覈其實有則太子譴無則蘇文誅二者必居一於此顧乃泯焉不問遽增太子宫人以愧之是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行矣自今小人爲讒者誰復忌憚其失二也太子無他

職問安視膳而已父子之親豈容一日不相接哉自  
衛后之寵衰太子希得進見方常融之譖猶能微察  
其情偽誅之蓋父子之情未盡隔塞故也其後帝幸  
甘泉而太子不從家吏請問而帝不之報父子之間  
乖隔至此欲無讒間之入得乎其失三也江充以告  
趙太子陰事而得幸是其傾險有素又嘗以太子家  
使車馬屬吏而白奏焉是其讐憾有素帝治巫蠱之  
獄不屬之他人而屬之充以傾險之人挾讐憾之意  
則致螫於太子必矣而帝曾不之察是假以斧斤而  
使之戕伐國本其失四也雖然四者其事爾而本源

實出於一心帝惟其多欲也故寵嬖盛而庶孽蕃愛  
憎之意既形儲副之位安得而定惟其多惑也故溺  
於方士巫覡之說精神意慮久已昏亂及年老氣憊  
百邪乘之於是妖言煽於外妖夢惑於內巫蠱之事  
由此而起使其以董仲舒正心之言銘諸盤盂朝夕  
是戒顧安有是哉江充讒賊小人其情無足論者獨  
推原武帝之失庶來者有所儆云

論愍懷太子

又曰賈謐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可廢  
之罪故爲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

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爲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乎  
藉使誠有此書不知何所從得太子自發之邪抑他  
人發之也惠帝昏庸旣莫之辨大臣惟裴頴所請粗  
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儲君被誣莫能  
自白卒究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  
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本朝慶曆中石介作睚  
德詩譽富弼而譏夏竦竦怨之切骨則使婢習爲介  
書旣成則僞作介與富弼書勸其廢立播之朝野二  
臣者非遇仁祖之睚其得免乎英宗踐位有惡三司  
使蔡襄而譖之曰仁宗選上爲皇嗣襄嘗沮之也上

頗怒襄大臣歐陽修爲言陛下嘗見襄書邪抑傳聞  
之也臣在先朝有僞爲臣疏請沙汰宦官者欲以激  
怒左右陛下果嘗見其書當辯其真僞况傳聞乎英  
宗於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僞爲諫書以陷鄒浩  
世降俗末情僞日滋何所不有公私貿易所憑者契  
券而巧詐者能爲之况讒人之工於讒者乎故因愍  
懷之事併著之以見臣子遇讒雖有可驗如手書者  
猶難遽信要必審而覈之不然將有不獲自明如愍  
懷者

論太子勇

又曰隋文以術數取天下其操制羣下亦以術數宜非臣子所能欺也而太子勇任情率直則疑之晉王廣矯情飾詐則信之夫勇之天資中人耳使帝能博選名儒責以輔導切磋琢磨未必不為令德而廣則大賊也方其平時自媚於帝后欲為奪嫡之計久矣一聞后意有所不平於是緣飾者彌工而傾擠者彌巧觀廣之所以取謀於宇文述而述之輸貨於揚約以自通於揚素者其安排布置一如戰國縱橫之徒帝徒知勇之當廢而不知其所謂罪戾者成於諸人織組之手也徒知廣之可立而不知所謂善美者出

於諸人押闔之口也而其實安在哉帝至是如聾如聵不復能自辨是非而一廢一立祇以為揚素等鬻賣之地耳不知平時所謂術數者果焉在耶廣既升儲又以勇付於其手迨其垂沒乃始知廣之不足付而出召勇之言則徒以殺其身而已矣吁後之人主其於讒言罔極之際可不察哉

論秦隋勢之相似

李德裕

自周之衰而天下裂為戰國至秦始皇然後并六國而稱帝自晉之亡而天下分為南北朝至隋文帝然後混南北為一區彼始皇隋文皆有雄才大畧過人



之聰明其所建立又有卓然傑出於後世者方駕遇  
將帥削平四方據關中金城之固而都之以臨制天  
下其意皆欲傳子孫於無窮然而身沒而國危皆以  
二世而遂亡者失所以爲君之道繆所以爲治之術  
亡所以維持天下之具不知其子而付託非其人也  
夫人君子道秉本執要簡而常逸元首叢脞則萬事  
隳此不易之理也至秦隋則不然以察爲明以苛爲  
德竊竊然惟恐人之軋已而奪之權故始皇衡石量  
書隋文衛士傳餐皆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天  
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承相大成不過受成事奉行

文書而下皆持祿欺謾以取容此風不改卒至於亡  
故曰失所以爲君之道者此也古之王者得天下以  
仁雖取之以干戈而治之以禮義其善政美化必有  
以深結其民之心而信厚和平必有以變移其風俗  
故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者用此道也至秦隋則不  
然彼見所以取天下之難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  
爲不決於法刻削而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分裂而爲  
敵國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患故始皇剛毅戾深樂以  
刑殺爲威專任獄吏而親幸之海內愁苦無聊而陳  
勝項籍攘臂大呼天下響應秦遂以亡隋文亦制爲

井川和錄  
卷之九  
嚴法峻刑以杜天下之變謀臣宿將誅滅略盡元元  
不勝其毒而楊元感李密倡之羣盜蠡起天下大亂  
塗地而不復振借使秦隋已并天下而以仁義之惠  
澤在民雖有胡亥煬帝之不肖天下必思所以繼其  
後而奉之者其亡不若是之遽故曰繆所以爲治之  
術者此也古者立國未嘗私有天下必封建親戚功  
臣以爲藩屏資其犬牙盤石之勢以夾輔王室故商  
周之王皆幾千年夫豈無僻王賴諸侯扶之以定其  
國彼秦見周衰而諸侯便相誅伐天子弗能禁也以  
爲天下之所以戰鬪不休者以有侯王於是罷侯置

守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其地東至海西至臨洮南  
至響戶北並陰山至遼東身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  
內有姦臣之禍外有大盜之虞一夫作難九世隳廟  
而莫之救彼隋之所以亡者亦無以異於秦故曰亡  
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者此也古者立嗣以爲國本既  
得其人而又付之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  
奪之大臣故本定而國安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武王  
則託之周公武帝欲立昭帝則託之霍光此周漢之  
隆也始皇有一長子扶蘇怒其正諫而使北監蒙恬  
於上郡沙丘之事雖爲璽書以召之而付之趙高故

得與李斯同為姦謀而胡亥卒以奪嗣隋文有一太子勇聽讒譖而憂囚之臨終以廣失禮雖有召勇之言而付之揚素故卒及於大故而煬帝得使其欲故曰不知其子而付託非其人者此也秦隋相去千有餘載其所以混一海宇傳二世而遂亡與夫所以致亡之道皆若合符節書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者也然秦亡而漢繼之傳二十餘王享國四百年隋亡而唐繼之亦傳十帝享國三百餘年自三代以來未有與之比隆者然則秦隋者其漢唐之驅除乎不然何其興之盛而亡之暴也

論唐高祖睿宗定儲得失

蘇轍

唐高祖起於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鋤羣盜天下為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予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大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為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阼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

井川和錄 卷之九十一  
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爲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吳以避王季亦畏亂故爾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乎

論唐太宗帝範

附武后召太子

吳萊

初唐太宗帝範一卷十有二篇太宗常手撰以教太子五代喪亂書有錄而遂闕暨今上征雲南焚夷始出以獻而舊十有二篇復完予聞古今欲治之主不世出常必立爲治天下之法使其後嗣子孫有以世守之而不敢失墜不幸而一旦昏庸懦弱之君或繼其後亦得有所扶持憑籍不至於甚亂而僅存此雖三代聖人制基垂統立經陳紀而務欲定爲法度典章者然亦不過數傳則已自棄其先祖之訓蹙國敗家接踵而有夏之太康商之帝甲武乙周之幽厲宜

若無異於漢唐之季世然猶幸賴其法度典章之炳然播於宗廟布在有司賢聖之君復有赫然而振起者有此具也自是以來漢承秦亂而高祖立漢家之法唐受隋亂而太宗設唐室之制嗚呼漢法遠矣蓋惟唐制傳之未久而天下多事夷狄侵陵藩鎮跋扈盜賊相挺而起莫之能救此其故何哉當隋氏大壞太宗始銳然盡舉天下於盜手卽議立國法粉飾朝章誠欲創其基業於前而特垂其統緒於後使後嗣子孫得以繼續而行且將有恃於此而不苦於無所守者是故職官之任定以常員師徒之備設以府衛

用以授田則口分世業之法均度以歛財役民則田租身庸戶調之制不紊自古者聖賢之道不作而一切霸強苟簡之術用太宗乃能慨然廢幾乎先王仁義之意而務成貞觀二十餘年治平之功自漢以來可謂古今欲治不世出之主矣然而太宗每知太子之仁孝慈懦恐不足以任國而僅述古昔聖賢之遺訓帝王之常法強而教之謂爲帝範及至太子卽位曾不幾時內則惑於嬖后外則斥逐賢相則夫天下國家紛紜變故之迭至曾不可以思患而預防者卒至於易姓改號殺僂宗姓而後已然猶幸其有所扶

持馮藉且不至於盡亂而僅存者賴有法也惜乎當時太宗立法之際身教則從言教則訟每求其所以致然者自其法度典章之中或不能自免其瑕釁間隙之可議書有之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太宗之爲治無乃文謨武烈一本於正又能無缺者豈或猶有可憾者耶何則太宗親定寓內蓋因隋氏高麗喪師之後而得之自其卽位北滅突厥薛延陀西制高昌徙其種人編置沿邊州郡而蕩然無有蕃漢內外之防及其晚年又且東征高麗瀕死而弗已足雖高宗之慈懦猶襲其

故深異乎漢孝元之議罷珠崖者降及數世而明皇繼之君臣晏安邊隙數動至竭天下之兵委之西北付以藩臣中國空虛大盜承之而遽起由是天下多故藩鎮盤錯奚契丹深入河北吐蕃回鶻連陷秦隴震驚都邑師徒撓敗土境日蹙而唐室之號令所及曾不出淮浙巴廣數十郡地而遂已職官之任師徒之備授田之法歛財役民之制大抵悉改於其舊此豈非當世邊境用兵之或過遂致蔓延於中國而不少熄哉然以唐之子孫昏庸懦弱或危或微不絕若綫是雖太宗之法守之有未盡猶得以扶持馮藉不

至於甚亂而僅存誠求其所以致是亦由太宗平日  
貪勝好名之過瑕釁間隙實有以先開其源而漸熾  
其禍是則太宗前者包括四海指麾羣夷適足以爲  
當今屈已和親敗軍卻境之効不可救已夫然故唐  
之一代天下之致治莫如太宗天下之致亂亦或自  
於太宗而後世議者不之覺也嗚呼予觀太宗之志  
嘗欲法三代欲行周禮遂紕封德彝之說而專用魏  
徵之仁義貞觀之治夫豈近世所可遽及使其當時  
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行者一本於正無復可議則  
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陳紀之道何異於是然

而太宗終以不能企及者是亦貪勝好名之一過也

近不信夫

唐武后長安三年突厥遣使謝許昏宴於  
宿羽臺太子預焉宮尹崔神慶上疏以爲

五品以上

所以佩龜者爲別敕徵召恐有詐妄內  
合然後應命况太子國本古來徵召皆用玉契

此誠重慎之極也

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直  
有文符下宮曾不降敕處分臣愚謂太子非朔望朝

參應別召者

望降墨敕  
及玉契太后甚然之

### 論宋仁宗高宗建儲之得

真德秀

或曰國本之宜蚤建固也然在位久而繼嗣未生如  
之何曰本朝則有故事矣仁宗皇帝春秋四十有四  
聖嗣未立張述以太常博士請遴擇宗親才而賢者  
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皇祐其

後范鎮以諫官言之嘉祐元年趙抃以御史言之司馬光  
 以并州通判亦言之嘉祐元年自是文彥博歐陽修王堯  
 臣吳奎諸臣莫不言者迄賴韓琦而後定焉太山磐  
 石之基於是乎壯吁此我祖宗公天下之心三代以  
 來之所未有者也因傳著于此云臣伏見高宗皇帝  
 建炎三年元懿太子薨布衣李時兩乞於皇族中擇  
 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子以係四海之望是時高  
 宗年甫二十有三耳不以太蚤為忤也迨紹興元年  
 張浚言之婁寅亮又言之上讀寅亮之章於是大悟  
 越五年孝宗皇帝有建國之封是高宗二十五而定

二十九年而錫命也其為宗社之計尤蚤於仁祖  
 呼懿哉

論建炎登極

羅大經 後同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  
 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  
 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疊疊  
 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  
 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  
 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烈若時忠義之家  
 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為劉氏人咸



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俟兩宮  
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  
幸蜀肅宗卽位靈武元次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  
業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于文學其誰宜  
爲去盛德而止言大業固以肅宗卽位爲非矣伊川  
謂非祿山叛而肅宗叛也山谷云撫軍監國太子事  
胡乃趣取大物爲此皆至論今二聖蒙塵遠狩無還  
期高宗不得已而卽位今又出於元祐皇后之命與  
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可以無說然胡致堂萬言書  
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

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  
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眚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  
帝旣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遂膺翊戴亟居  
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  
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  
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  
統出於臣庶之諂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  
之心而不虞其禍今義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  
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  
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

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影從凡所欲爲孰不如志  
致堂此論明白正大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卽  
位何嘗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  
受之已爲盛德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關繫  
最大

論太子參決之非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萬里時爲宮僚上  
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置參決  
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二而不危者蓋國有二  
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

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啟讒間之言啟則父子之隙  
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  
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太武命其子冕監國而自  
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于禍唐太宗使太子  
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  
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  
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熙甲寅  
始服其先見

元衛率府隸太子

至大元年命以中衛兵萬人立衛府屬之東宮時

仁宗爲太子曰世祖立五衛象五方也其制猶中書  
之六部殆不可易遂命江南行省萬戶府選漢軍之  
精銳者一萬人爲東宮衛兵立左衛率府延祐五年  
以詹事禿滿迭兒所管速怯那兒萬戶府及迤東女  
直兩萬戶府右翼屯田萬戶府兵合爲右衛率府  
皇太子位下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一

終



